

認識法光教師系列

—訪楊郁文老師談阿含學研究的歷程

採訪／整理 呂凱文

問：請談談學佛的心路歷程，當初老師怎麼會從醫學這條路轉向佛學研究呢？

答：醫生特別關心人類身體健康。以生物學、組織學、解剖學乃至於生理學、藥理學、病理學、精神醫學等等的立場而言，醫學教育首先就是在談論認識人與人的身心。然後，才有能力來看影響身心健康因素，或產生病態的身心狀態的那些因素。再斷定怎麼樣用有效的方法來治療它，恢復身心健康。這整個過程等到我接觸佛法以後，我發現這是對學佛提供很好的增上緣。

真正的佛法是以人為主，而佛陀所說的法，包羅人生的苦、集、滅、道；佛法還是從五蘊、六處、六界、二十二根、四諦、十二支緣起這樣的次第來認識我們的人生。而首先最重要的還是認識自己的身心，是病態還是健康的狀態；若是有病，導致生病的因素有哪些；如何治療疾病，如何鑒定病癒。所以說，不管是任何人只要學佛以後，也要從身心認識開始，那這樣來看，醫學系統的學生們，實際上就是有學習佛法的順增上緣存在。

我學佛的歷程也是因緣，跟我的家庭背景、生長過程有關；每一個人只要他發現到人類能力的有限，都會想像有沒有宗教界所說的神明、上帝，類似如此的他力救濟存在。在大學時代，甚至於畢業後我都沒有任何明確的宗教信仰，但是小學時代，受到家庭的民間宗教信仰影響，像鸞堂；我父親是鸞堂的堂主，母親後來也是。小學二年級時臺灣光復，不久宗教開放，鸞堂的組織恢復活動，小時候也很喜歡跑到鸞堂去看他們扶乩，覺得很神奇。我們會發現鄉村的農夫認識不到幾個字，可是等到他身為乩生，扶乩的時候，可以寫出很漂亮的有意義的詩詞，回答信徒的求問。我認為這不全是凡人的能力，可能還有其它的因素，我認定是有神靈在，但是我並沒有歸依神明的意願。

我回故鄉開業不久，「一貫道」當時開始流行，一直用贈送善書的形式來推銷他們的教義。我也得到一本《金剛經註解》，在這之前，我父親也常課誦《金剛經》，那時我沒有興趣翻看一下；可是《金剛經註解》署名的人是濟顛和尚，從小對濟顛和尚的故事很熟，很有興趣地想他在註解裡說什麼，結果一看才發現金剛經不是純宗教的信仰典籍。我發現其中有許多大道理在，它是用白話文註解，讀起來就能夠明白它在說什麼，很清楚。從這裡我才發現到佛法的存在，也就是因為這樣，我想要充實這方面的瞭解。

問：影響您契入佛法知見的書籍與善知識有哪些，為何選擇阿含為研究的重點？

答：當時我打聽到台灣只有兩個地方流傳佛教的文物，台北的佛經流通處，還有台中的瑞成書局。寫信跟他們要目錄，隨興挑選一些經書來看，也訂閱《菩提樹》雜誌；從這裡比較廣泛地接觸，除了金剛經以外，還認識其它傳統的佛法。

差不多經歷一年，有一位小學薛姓同學，帶他太太來看病，看案頭上佛教的經書，說他手上有一本很好的小冊子要送我，這一本就是印順導師的《學佛三要》，不是現在妙雲集的《學佛三要》，而是一本很薄的小冊子，是江浙旅台同鄉會印行的。印老是浙江人所以他的同鄉會幫他印這本小冊流傳。《學佛三要》裡面的「學佛三要」這篇文章，讓我確定了佛法是我歸依的所在。這樣回想，認識到有佛法存在是《金剛經》，讓我確定三寶可以歸依是《學佛三要》這本小冊子，也因為這樣，雖然沒有歸依三寶，但自己認為是佛教徒。

不久，嘉義的天龍寺要舉行菩薩戒，戒和尚又是印順導師，我認為不能只是自認為佛教徒就好，宗教情操裡，還要有形式上的認證才好，所以發心求受戒。報名的時候被拒絕了，要受菩薩戒一定要有歸依三寶的身分。那時候我還沒有歸依，住持說我帶你到後山，歸依印老！那時候天龍寺的後面就是印老的妙雲蘭若。明天要受戒，我今天才去歸依，而我的形式上的歸依是為了受戒才歸依的，印老是我這一生的歸依師父，認定我成爲一位佛弟子。我想下面使用歲數來談會比較具體些。

三十一歲接觸到《金剛經註解》，三十三歲讀到《學佛三要》，三十四歲爲了受菩薩戒而歸依三寶。歸依之後，我認為一切都是緣，因爲印老在台北待不住，爲了求個清淨能夠研究、著書，喬遷到嘉義；他不是住在嘉義的市中心，是嘉義公園後面我們叫「山仔頂」。我在嘉義中學讀了六年書，學校的後面就是山仔頂，中學時代，有閒就跑到天龍寺，所以在還沒有受菩薩戒之前，天龍寺跟我有好的因緣在。印老在台灣第一次開戒是在天龍寺，受戒之後，戒兄弟送我一本也是影響我很深的一本書，那就是印老的《印度之佛教》，這本當時印老是禁止流通，因爲他認爲他在抗戰時代用僅有的材料，來分析整個印度佛法的流變，認爲大概的方向是確定沒有錯，但是細節的地方還要增加許多資料來修訂。還沒有修訂完成，他認爲暫時不流通。可是許多印老的弟子們，私底下都在流通這一本書，這本書很重要，要認識整個佛法，了解中國現在的佛法要透過印度的佛法，而印度的佛法在印度的時空裡面流變著；這些過程你若不曉得，有時候你就沒有辦法體會到真正的佛法在哪裡。《金剛經註解》讓我認識到有佛法的存在，《學佛三要》讓我認爲三寶是要歸依的，可是在這之後，我接觸到許多各代或當代許多大德的說法，許多人都站在各自的宗派立場，說：我才對，別人都錯，類似如此的話。我們好像沒辦法分辨誰是、誰非，是兩個都對呢？還是兩個都錯呢？還是一對一錯呢？接觸到《印度之佛教》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佛法是無常的，應當是以無我的心態在流傳佛法，因爲時空的不同，某一個接觸的見解不見得跟別人完全一樣，各有各的看法，他們這樣用良知良心來接受佛法、介紹佛法，我認為這都值得我們尊重的，也同情他們。但是現在我發現到，因爲佛法是在演變之中，而哪一個人怎樣說法，我都尊重他，但是我認爲更重要的是，他們的說法對現在的我

有沒有用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從此之後，我對於部派或是大小乘這些爭論，就以事不關己看待，這對我並不是重要的問題；所以《印度之佛教》使我在各代的佛法中安心下來。因為這樣，我這一生從佛法裡面得到很多的受用，可以說大部分還是承受印老的影響，特別是他的《學佛三要》、《印度之佛教》。

在我三十七歲的時候，印老才正式發行《妙雲集》，妙雲集有上、中、下篇，上篇是對經論的講記，上篇對我的影響反而不如中篇、下篇。因為我發現上篇對經論的制式講解，導師不能用自己的意思，而必須用符合經論的意思來說明，中篇許多特別有關性空唯名、虛妄唯識、真常唯心三系思想的分辨，還有下篇對各種小問題，印老表達他個人獨特見解。這兩個部分，我發現印老引用的內容，往往就是《阿含》或是南傳的《五部（尼柯耶）》作為經證，在這個時候我才認識到北傳《阿含》及南傳的《五部》。而我認為印老很重視，特別是他要表示自己跟發展中佛教有不同見解的時候，往往採用「早期的佛法」。因為這樣，我才注意到有早期佛法的存在，而這早期的佛法你不弄清楚的話，後來佛法的演變你就沒有辦法分辨清楚。

問：老師當時如何進行阿含學研究呢？

答：四十一歲從南部鄉下搬到台北來，來到台北隨著因緣，有許多佛教界的人士，像藍吉富老師就來推銷《南傳大藏經》，正好我要用。還有在三十年前，《大正藏》印行一次，以後就不再發行了，所以要請大正藏也請不到，不過此時新文豐又開始印行，現在有《四部阿含》與《五尼柯耶》的資料，擺在案旁，有空就開始研究。

實際上，在這之前，在南部當時我沒有辦法請到大正藏，所以都利用禮拜天到嘉義閱藏，而我閱藏的範圍都是在阿含，台灣印經處十二小冊的《雜阿含》，也是我早期常常看的。在南部的時候，因為印老在嘉義住久大家都熟了，許多人士會找他，沒有辦法安心工作，就遷移到中部過來，而嘉義的妙雲蘭若就空下來，剩下他的徒弟在那裡常住，雲嘉南地區學佛的人，特別尊敬印老的這一批年輕人，利用妙雲蘭若每個禮拜聚會一次，這時候因為我已經一直在接觸雜阿含經，所以我往往利用這樣的聚會報告我讀雜阿含經的一些心得，這些人也認為很有受用。

但是不久我就搬到台北來了。嘉義的慈雲服務隊告訴台北的慈雲服務隊，說有一位楊某某已經移居到台北，要他們跟我連絡。敦化北路，圓一法師的「能仁學會」，就是台北的慈雲服務隊活動根據地，推廣他們的會務。他們聽說我在南部講阿含，所以要求我也在台北談談。我答應下來，當時認為《雜阿含經》是比較重要的，雖然四部都很重要，但是它是比較早期的一部經；所以就從《雜阿含第一經……》開始談，結果我發現效果不好，為什麼呢？我們學過阿含的人都曉得《雜阿含第一經》已屬「增上法」，是開法眼的法門。有這樣的教學失敗的經驗，才提醒我要想辦法把早期的佛法有系統的由淺入深的把它介紹出來，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一方面我也想對整個「學佛的道次第」，我要弄清楚它。所以先是

爲自己，爲了要覓道、見道、修道、證道，整個道的次第，你弄不清楚就沒有辦法進行了。再來就是因爲要介紹給別人，不能說沒有分寸、沒有方法；所以我就開始在閱藏的過程，特別留意到這一類問題。

而不久（四十五歲），淨行法師在辛亥路那邊創立靈山佛學研究所，開辦佛學研究的課程，它的地點是介乎台大和師大的中間，而他本身又是師大國文系的博士，所以對於當時兩邊的大學生很有吸引力，很多學佛的學生都會跑到他那裡去。他們要求除了學校佛教社團以外，是不是能有系統性的來講解佛法，委託藍吉富老師設計聘請，不曉得他們如何找上我開課；這時候我已經有腹案，怎樣由淺入深地來介紹佛法。我就想藉著這種機會，把我所了解的來安排試驗教學一番，這是一個好機會，所以就答應下來。差不多這每一個禮拜天要談的，我就利用這一個禮拜的其他六天，手寫的講義印發給他們；本來準備一個禮拜上三個小時，兩個學期講完，結果講了三個學期才剛好講完。這次的經驗，我發現有用了，這樣的講解由淺入深，只要他的腦筋反應夠水準，應當都能體會我在說什麼，要他們瞭解什麼。一路講下來，這時，也有一些學生會互通訊息，當時文化大學的兩個研究室，一個是印度哲學研究所，一個是中華佛研所的前身，他們那邊沒有這樣的課程，要求開這樣的課程。於是，李志夫老師前來旁聽看看，聽了以後，李志夫老師邀請我到當時的文化大學裡面來開課，就在隔年；也就因爲這樣，我就只好隨緣，本來我只是用行醫的空閒時間來研究佛法，一方面把瞭解的佛法介紹出去，別人喜歡聽，因爲這樣，所以就一直一直中華延聘，以後法光也延聘，還有中壢的圓光。

現在反而變成以教學與研究爲我主要的工作，本來是副業。這一路走過來，我認爲都是因緣。而這種因緣的湊成，印老的思想站在主導的位置，印老以他的研究與他的論述，還有他怎麼樣在觀察佛法，這都啓發著我，而這樣一路走過來，好像冥冥中有一些工作要讓我做。往往有預先的一段準備工夫之後，到某一段時間就有工作讓我做，接著又發現需要充實什麼，到某一段時間又另有一些工作要我做。也因爲這樣，佛光山要編《佛光大藏經》，從《阿含藏》開始，當時他們曉得研究阿含的有一位姓楊的，所以他們又來找我。我也義不容辭幫他們忙，他們的工作主要是要整理《大正藏》，而把日本人的大正藏裡不理想的標點符號、段落編排，這一部分弄好。再來，也要加強註解，比較特殊的名相或法句需要註解。這一部分他們參考日本的《國譯一切經》，在這之前日本的國譯一切經也是藍吉富老師來推銷給我，但是我沒有全部請購，只是請一部份，因爲沒有時間閱讀全藏，只有《阿含部》還有《律部》，與早期佛法有關的這兩部分割讓。佛光大藏經大部分的註解，還是從國譯一切經的註解翻譯過來，可是有一些內容有問題，需要稍爲修正的。在閱讀國譯一切經或者是他們自己註解的部分，我才發現單靠北傳的所譯經文，還是有許多佛法不明白與不如實的部分，因爲日本的學者往往也會引用南傳巴利語的經文爲註解的一部分。所以就想必須研讀南傳佛典，看了日譯《南傳的大藏經》，發現明明原文是同一段的經文，可是不同的日本學者翻譯起來味道不一樣，雖然大同，但是小異的部分還是很多，所以不能依靠南

傳的日譯本來認識五部尼柯耶，一定要從原典來認識它。

這時候，有一次旅行到南部，晚上就是待在佛光山，隔天早上碰到慈惠法師，我就跟他提到能不能自修巴利語，他說可以吧！我曉得他是留學日本回來，所以向他請教自修巴利語的工具書，他請山上留學日本的留學僧參考當時的資料，結果寄回水野弘元先生的《巴利語辭典》、《巴利語讀本》、《巴利語文法》回來，我就用這三冊開始自修。自修一段時間，就接受佛光山參與他們工作的要求。單靠《巴利語讀本》來研究，我覺得這樣子還是不夠，國譯一切經有好多註解，可以說都是引用五部的，所以我也要有五部的原文經典在才好。但是當時在日本買不到，要向英國購買才行，臺灣只有達和法師有一套。由慈怡法師拜託達和法師影印四部尼柯耶送我研讀。

就這樣我發現，當某一段時間我想要學什麼，學好了就有事情要做，我並不是宿命論者，我只是認為一切都是因緣，就是先行準備一些條件，等到某一段時間才有能力做什麼。所以我對學生說，只要認真充實自己，不管以後要有什麼職位或做什麼工作，總要先做準備，不然現在怎麼計劃，到時候沒有這樣的工作做你怎麼辦。這樣的現象存在，所以一路走過來，跟著印老我認識到純正的佛法，還有佛法的流變，從印老重視印度的佛教、印度的論典、印度的經典，或早期的律與阿含，我從這裡才特別重視「早期的佛法」。我並不是輕視以後「發展中的佛法」，我認為要務本，最早期的這些部分弄清楚，往下研究有時候會自以為是，就有所偏差。

我的計劃也是要把早期的佛法弄懂後，要往阿毗曇，再到阿毗曇以後的早期大乘、中期大乘、後期大乘研究，是有這樣的構想，可是我現在已經放棄了。早期的佛法全部要讀通，對我來說，時間已經是不夠使用；而且另一方面認為，早期的佛法是跟現實的生活沒有脫節，真是實用的佛法夠我使用，所以我就放心了。心裡想要往發展中的佛法探索一番，現在這種動機並不是很強。所負擔的工作，包括佛光藏阿含藏的整理，之後《佛光大辭典》的審核我也參與，在這兩個地方我有許多跟日本人不一樣的意見，但是我提出來後，編輯委員會並沒接受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許多人是留日回來的，我的見解跟他們的老師不一樣，他們也不敢把它修正過來。包括佛光大辭典裡面，我也建議因為同樣名相在不同時期，有不一樣的想法、說法，假設我們從各期的經論裡面，自己採用這些說法，很好，可以發現一個名相在思想史的演變。而許多名相，實際上我們現在使用佛光大詞典，它的好處是比任何一部日本的大的辭典還好，因為它是從各個辭典裡面尋找比較好的表現方法，把它採用進來。但是，很重要的特別的名相往往都是用發展中的佛法——阿毗曇或是大乘佛法的想法在說明，而當時我的建議，他們也沒有辦法採用，因為阿含在台灣或是在外國還沒有足夠的專門人才，因為對一名相這樣的處理，以當時的人力是沒有辦法完成。

也好，因為這樣，所以我向中華佛研所負擔的工作就是編輯阿含辭典，把這個部分，就是最早期的各個重要名相，它有什麼主要的意義、根本的意義、分歧的意義、衍生的意義，這一些要給學佛的人有一番的瞭解，所以現在所編製中的

《阿含辭典》，我盡量要提供這些資料，包括我的看法、想法。

現在剩下來的是教學的工作，我的感覺是教學相長，同樣的教材，但是向不同學生講，會有不同的感受，不同的場地也有偶發的靈感想法，這只有經驗過的人才能體會到。所以許多學生在下課時會說：謝謝老師！我回答：我也謝謝你們！每一年有每一年不同的班級，每一年都有一兩位讓我喜歡的學生在，年年的教學都讓我很高興。

楊郁文老師簡介

學歷：高雄醫學院醫科畢業

經歷：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

中華佛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

其致力於佛學學術研究至今二十餘寒暑，對阿含藏之研究更是不遺餘力。現在正從事《中華阿含辭典》之編著，讀者將可拭目以待。

